

迈向另一个国度

森山大道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MOU HITOTSU NO KUNI E by Daido Moriyama
Copyright © Daido Moriyama,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Beijing BBT Publishing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1-2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向另一个国度 / (日) 森山大道著 ; 苏志豪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95-2494-5

I. ①迈… II. ①森… III. ①摄影集 - 日本 - 现代 ②散文集 - 日本 - 现代

IV. ①JJ431②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973号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王翠历
装帧设计 Sharon+Vritti
内文制作 杨淑文
www.bbtpress.co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50千字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迈向另一个国度
森山大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 录

007	星期二
021	平交道
025	面影记
039	动物园
047	西池袋
073	日日皆海参
081	关于饮食
087	七篇短文
	〔朋友来访的夜晚〕
	〔宿醉〕
	〔前往动物园的早上〕
	〔摘采野花回家的傍晚时刻〕
	〔探访中平卓马的雨天〕
	〔回到豆子自宅的那一天〕
	〔黄昏，与妻子共进餐点〕
095	暗房
097	桌上的花器
099	父亲的酒杯

103	母亲的话
109	景色
115	哑剧
119	展览会
123	八月之光
129	海岛之行
133	布宜诺斯艾利斯
143	午后
147	信
151	恋爱
155	工匠之眼
159	既存于彼处的事物
163	寺泊
171	埃利斯岛
175	NEW YORK
181	化石
183	阿姨的照片

18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1	希洛
193	新宿……
203	新宿 [1]
205	新宿 [2]
213	新宿西口
219	大久保通
225	宫益坂
229	书写的哲学
235	青春
243	横须贺
249	女人与男人
253	自宅
263	后记



星期二

[二〇〇七年十月]

“星期二，应记录事项无，但它实际存在过。”这句话节录自让-保罗·萨特的《恶心》[*La Nausée*]。我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就算写了，大致上应该也跟方才所提的萨特差不多吧。总而言之，不论我是否写日记，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时间以压倒性的速度从我身上掠过，这件事并不会有任何改变。而我也没有余暇和兴趣把稍纵即逝的时间里与我相关的部分，一字一句写下来。一般而言，我对人类生命的日常面向不曾抱持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我觉得似乎可用“星期二，应记录事项无，但它实际存在过”这句话来下注解。已故的寺山修司先生曾留下这样一句话：“消逝而去的一切，都只是一种比喻。”我甚至觉得，连当下所存

在的时空，也都只是一种比喻。若要我对活着感到心慌以至急于体验各种感受的存在现状作个比喻的话，我就像时间的概念洪流中来回漂流的浮游生物。与其说光阴渐逝，毋宁说，流失的是我们自身。平素与他人相处，尽管我看似板着一张严肃面孔，那终究也只是生命本质中投射出的，微不足道的每一天。

早上，我在我称之为池袋办事处的一栋老公寓某个房间里，从铁管制成的床上醒来。一如往常，从脖子到肩膀整个部位感到异常沉重僵硬，头也痛得难以忍受。我像一头忧郁的野猪，缓慢地从床上起身，求心安似的吞下几乎已失灵的止痛药，接着拿出散落冰箱各个角落的巧克力，配着罐装咖啡吃。最后，我坐下，把脚架在桌上，顿时有一丝复活的感觉。点了一根烟之后，我闭上双眼，脑袋仍然隐隐作痛，可是在眼皮里，逆光的巨大风扇剪影，如同往常所见的幻影慢慢回绕，这一瞬间，我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旋转中的扇叶形象伴随快感浮现，它不分昼夜，时常在我闭上双眼的瞬间浮现，随即便刻画着残像，慢慢消失了。我的后脑勺在严重的耳鸣中，仿佛变成盛夏时节蝉鸣的山林。我并未打开电视，也没有翻阅报纸，更没有立刻着手工作，就这样发呆似的度过这段早晨时光。然后，我无奈的一天开始了。

当我把目光移向窗外，沐浴在秋天阳光下的住宅从眼前向远方无限伸展，彼端的天空里，新宿的高楼大厦栉比鳞次，不可思议的

清晰。“在这样的日子里，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啊……”我在心中如此发着牢骚。那是我当下的真实感受，是偶然无所事事的白日梦，并无实质效果。厨房流理台旁的小空间贴着好几张正方形便利贴，每张都有粗马克笔写下的字迹，记载着当天的工作时间、场所及内容，简直就像催着人赶快工作似的。我本来就不爱雇用助手，倒也不是身边已有能干的秘书帮忙，而是不喜欢有人在周遭晃来晃去，因此从工作到生活细节全都自己包办。常有朋友跟我说，一些小事干脆请人来处理就好了，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但只要跟别人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更疲倦。所以这不是小气，只是天生个性使然。就算平常会把各种待办事项密密麻麻地写在日历上，但每到紧要关头，我不是漏看，就是压根儿忘记再瞄一眼。由于累积了无数惨痛经验，现在才想到用便利贴。每天早上我一定会在流理台前伫足片刻，站在那里，就算不喜欢也会看到这些提醒，有时会觉得沮丧，但这样才不至于影响到那些约定的行程。“一点与某先生约在大都会饭店会面”或是“五点半与某先生商讨某事”之类的事项，决定了我一天的行程，虽然有点感慨，但唯有如此才能维持生计。我这伴随着头痛、肩酸、耳鸣，以止痛剂、巧克力和罐装咖啡所展开的消沉早晨，迎接的是名为日常的迷途。不论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切换心情，朝下个方向走去。

中午。我依旧埋首工作。虽然身为摄影家，但我并不会每天

都外出寻景拍照，而由于当天没有冲片作业，也没有跟任何人排定开会行程，所以决定进行一向让我最感压力的负片转染作业。在十坪左右的工作室中央有一个铁柜，上面摆着一张 $2.5\text{m} \times 0.9\text{m}$ 的黑色层板，以充当万用桌，其实就是我的办公桌。桌上被一台传统小电视机及其他各式各样杂物占据，尽管如此，对平日工作内容而言，这样的空间已经相当充分。工作日里，我有九成的生活时光，包括阅读与用餐，都是对着这张桌子进行。

延续方才的话题，所谓“负片转染”其实就如字面所示，即把负片里的影像转出。对我而言，这可说是不亚于摄影的重要后期工作。当天的任务是为数月后将出版的摄影作品集进行负片转染。说得更精准一点，其实是先挑选负片。若把印刷、编辑、排版到装帧等整体流程的时间估算进去，我至少要在一个月內完成几百张黑白照片，否则无法成书。从暗房作业开始倒推时间，现在的进度已经相当紧迫。这是我的坏习惯，不管做什么事，不到紧要关头不会认真。虽然很清楚这样会带来许多困扰，但还是任由自己在沉重的压力下将目光从正事上移开。如果让我辩解，我会说这段看似负向的时间，到了工作真正开始的时候，每每会转换成正向能量。虽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但在我的经验里确实如此。

这次预定发行的新书，是心中长久以来的计划，一直思考何时将它成形，如今在各方配合下真的实现了。我计划从一九九九

年至二〇〇七年间随手拍下的无数张照片中挑选出从未使用过的作品，冲洗显影后，将这些彼此之间看似毫无关联的情境片段收录于同一本摄影集，看它们如何交集，进而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就摄影时机而言，这些都是我在街头随手拍下的简单快照，本来并没有打算结集成册，但在八年多的岁月里，与照片相关的回忆，逐渐在脑海里形成一串密码，牵动着推动摄影集付梓的念头。

负片转染看似简单，但八年所累积的底片很难整理齐全。那天从下午直到傍晚，我都在办公桌的光箱前，埋首于数量惊人的底片中不断挑片。

挑选作品是一件严苛的工作，因为必须在照片间寻求一定的整体性，非常耗费心神。然而，重新回顾以往作品，过程中自有一番乐趣。虽然是以出书为前提，但记忆终究伴随着拍摄当时的心情涌现。当摄影集的轮廓逐渐成形，我也忘却了日常生活中喧嚣繁杂的一切。

凌晨两点。又来了一通闷不吭声的电话。此时我还醒着，虽然猜想是无声电话，依旧拿起话筒贴着耳窝，不发一语地静静聆听。话筒彼端同样可以感受一股沉默的压力。实际上，这段空白不到十秒，却让人感到莫名漫长，仿佛正在窥看幽暗的深海。这几个月以来，几乎每晚都会上演这样的戏码，九十点左右，或者

深夜十二点前后，次数最多的就是凌晨两点左右。在深夜十二点前，由于常有相熟的友人来电，所以我自然会接，但只要对方不说话，我便会立刻放下话筒。连续打来时，只要切换至录音机，这个状况就会立刻停止。

如果整晚如此，我也会变得浮躁，有时候不接，但有时我也会试着聆听电话内的状况。我认为或许可以在对方不出声的状态下听到一些背景声音，虽然难以借此认出对方，但也许能获得一些推理的线索。对于骚扰电话，我绝不多加理睬，但毕竟这阵子对方实在过分纠缠，仿佛要进行持久战。我想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不愉快经验，这对我来说也并非第一次，与其说是有人刻意找麻烦，我却在某处嗅到背后微妙的可能性。所以我还是会接起这深夜的无声电话，说最基本的问候语，或一语不发仔细聆听话筒里的声音。如果对方拨打得太频繁，我也不会动怒或斥责，嫌吵的时候，就拔掉电线。然而，不论我的反应为何，是觉得有趣、不解或烦闷，这个基于某种理由如此固执地不断来电的人，并不会有所改变。只是，听筒彼端，在电话线另一侧屏息的那人，在频繁的来电中，其背景与轮廓依旧会慢慢浮现。

另外，我也认为传入我耳中的声响，即使细若游丝，也是暗示对方姿态的线索。总而言之，我能确定的就是，这并非一时兴起的恶作剧，而是具有某种用意的试探，让人觉得颇不自在。假

设对方意在窥视我的动静，他〔她〕又是为了什么？心中往往就这样不着边际地胡乱猜想，甚至觉得好像在看关于自己的推理小说。总之，这种单方面、灰暗而空虚的行为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身为承受者的我，也被这股灰暗、空虚的阴郁感受所笼罩。

尽管我毫无头绪，却觉得这无声电话的主人或许是一名女性。

上周，我迈入人生第六十九个年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回想一路上如此走来，其实与“仿佛此生已走过漫漫长路”这般心境相差甚远。只是单纯觉得“啊，是喔”，如此而已。唯有一件事我常常思考，亦即在平凡无奇的日常中，希望能常保健康，手持相机继续游走于我喜爱的大街小巷。或许在我心里某处终究对年龄是在意的，但就一般的感觉而言，岁月这东西就算置之不理，仍会继续累积，是种极为粗略的概念。社会大众习惯评论他人的智慧是随年龄增长提升或衰减，但年龄增长与智慧增减之间真有关系吗？

对于大家想要谈论的东西，我并非无法理解，但我实在不觉得那些被评论的人愈活愈睿智。我并不否认有人真能达观并悟透人世甘苦，看破尘俗表里，活得超凡洒脱而悠然自得，但这听起来太玄虚了。或许有人看起来真能轻松自在地愈活愈睿智，即便如此，这终究只是表面印象，我们仍无法洞悉他人的内在。人生与年龄等条件无关，考验一直都很严苛，我们终此一生都得迎接

最后的大限之日，无法回头，因此当下根本无需介意年龄，只要努力、任性地活着就好，生命的滋味就在于此。我早在许久之前就已破釜沉舟，每天为了应付生活上接踵而来的挑战而活。反正事情无法尽如人愿，即便日常生活诸事繁杂，只要还有行动力，抱着我小小的相机，其他事情，我一概置之不理。

六十九岁，如果以季节来比喻，大约是晚秋渐入初冬的时节吧。接下来便是人生的严冬。晚秋这个词汇，在俳句里或许会被归类于四季之词，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下一个春天了。若以风景来比喻，应是满山枫叶飘落一地之后窥见山的本色、湖边丰美的水草顿时染上一抹枯茶色、凛冽寒风吹袭着荒野的情景吧。不论季节或景色，皆须遵从上天的法则，无从抗拒。发生在我们体内的季节更迭，春天也好，夏天也好，若要自问是否每一季都活得无愧于天地，实在会感到相当惶恐。因为我既不曾恣意挥洒青春，盛夏时节也没有放纵热情的经验，高中念到一半就休学了，回过神时，手中已拿着相机，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尝到春天与夏天的滋味，只留下一味匍匐前进般苟延残喘的记忆。时至今日，晚秋的微风及初冬的气息已经笼罩在我身旁。年龄增长这件事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喜悦或悲伤。只不过，由自身个性所致进而占领日常生活的繁杂琐事，常在工作上造成我的困扰，这应该是自作自受吧。有时候，我也会自嘲都已经这把年纪了还做傻事，并为此

而叹息，感到焦躁，不知是否该为自己生性愚钝而哭。这是一道人生的冷盘小菜。

作家斋藤茂吉曾留下一首短歌：“性欲不复在，行经涩谷车站时，感触深几许。”涩谷车站那句有一种微妙的真实感，写得真好！